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大家早晨好。今天早晨大會給我安排兩個小時的時間，我想藉這個機會，許多同修很久沒有見面，這一次的聚會非常難得、非常稀有，有這麼一個緣分我們能夠在一起，把這些年來學習的跟大家分享。我們這一代人過的生活比任何一個時代的人都辛苦，這是事實，從佛法上來說，也可以說是比任何一個時代都幸運。這話怎麼說？宗門祖師大德常講「你會麼」，關鍵是你會不會，如果真的會了，這個時代也是稀有難逢。為什麼？會了的時候在這個時代可以成佛作祖，這多不容易！這個原因就是屬於一種逆增上緣。所以我們嚮往六和敬這個僧團。但是能不能做到？我這一生不敢有這個指望。

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來講經，到達香港先去拜碼頭，香港這些大德們我都到那裡去禮拜。因為我們是後學，人家修行輩分比我們高、修行出家比我們久，這是禮貌上應該要去拜訪的，要向他們請教的，也懇求他們護持講經的道場。那個時候來，我記得是一九七七年，四個月的時間，兩個月在九龍，兩個月在香港。在九龍，是在界限街倓虛老法師的中華佛教圖書館，那佛教圖書館有多大？給諸位說，整個面積只有我們這一半大，只有一半大，現在還在。館長是暢懷法師，一直還是他，現在好像還是他。在香港那邊後兩個月在藍塘道壽冶老和尚的道場，那個道場整個面積大概就有我們，包括房間、寮房，整個面積大概有我們這麼大，圖書館只有這一半大。所以講經的時候，聽眾大概有一百人的樣子，就擠得滿滿的。不是這個椅子，椅子太寬了，都坐小圓凳子，一個挨著一個擠得很熱鬧，在夏天的時候真的是滿身大汗。在那裡講了四個月，

講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，沒講完，只講了一半，經太長了，我們講得也比較詳細，聽眾也非常歡喜。

香港這個地方學佛的人很多，但是都是喜歡做廟會的、做佛事的，不喜歡聽經。聖懷法師(前年往生了)、謝道蓮居士這兩個人，好像是在那一年過年的時候他們到台灣去玩，善導寺方丈請我在他那裡講一個星期，一年有一個講經法會一個星期，請我去講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。我記得那一次講了八天，八天講圓滿，一天兩個小時。他們兩位去聽，到台灣去玩，聽了一次，聽得很有味道，就不玩了，把旅遊就取消了，這是八天聽圓滿。聽了之後很歡喜，來找我，邀請我到香港來講經，問我可不可以？我說可以。他們就安排那一次的活動。

在香港，認識了覺光法師、洗塵法師，這兩位是香港的佛教領袖，覺光法師年歲比較大，他比我大，洗塵法師年齡跟我們差不多，大個一、二歲的樣子，我們當時就談到六和敬的僧團。我說不要多，釋迦牟尼佛當年成道之後在鹿野苑開始講經，聽眾五個人，叫五比丘，我說我們能找到五個人，大家來修六和敬。我就禮請洗塵法師，我說你老人家帶頭，你是香港佛教領袖，帶頭，我們實行托鉢。現在樹下一宿我們比較困難，但是現在用小帳篷，童子軍露營的小帳篷，一個人一個，五個帳篷排成梅花型的很有趣味，我說在野外我們這樣生活。我們在香港托鉢，香港學佛的風氣很盛，那供養一鉢飯輕而易舉，而且都非常歡喜，我說我們天天有好東西吃。因為他們都知道，我們可以把日期定好，星期一是哪一條街，星期二是哪一條街，就五個人。我說我們真幹，我們自己研究經教，有個道場我們每一天來講學。他們聽了很歡喜，歡喜過後就沒事了，就沒消息了。四個月後我回到台灣等消息，等了多少年都沒有消息，到最後等到他往生了，消息還是沒有。所以這一樁事情是多難！

現在整個社會，諸位冷靜看一看，細心觀察，科學技術是日新月異，新的東西往上提升，可是倫理道德在人文方面一代不如一代。批評、審判各個都會，都說在位的這些人種種措施有錯誤、有弊病，盡量的去揭露，等到他上台了，比前面一個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現在你就說我們香港當政的這些人，他做得不如人意，把他們拉下台，你們上台能做得比他好嗎？我們在整個歷史上看，一代不如一代，他權沒有到手、名利沒有現前，他攻擊別人，得到之後，他那個貪婪超過別人。不就是這樣的嗎？真正原因是什麼？我們要知道根爛透了，根壞了，根是什麼？根是倫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，特別是佛法的教育，沒有了。所以根壞了，名聞利養沒現前你在那裡嫉妒、傲慢、批評別人，到你面前你比他更厲害，真的是有過之無不及。你明白這個道理，了解這個事實真相，你就曉得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災難。這就是現代社會人、全世界普遍都有的這種現象，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潮流、時尚了，這還得了！倫理沒有了、道德沒有了、因果沒有了、宗教沒有了、法律也沒有了，都鑽法律的漏洞，法律不作用了，那是限制好人的，權威也沒有了，我們中國人講皇上也沒有了，這個時候怎麼辦？這個時候老天要收人了。這就是災難現前，老天收人就是災難現前了。

我們從歷史上看，這歷史上沒記載，科學家告訴我們的，大概是在五萬到六萬年之前這個時代，他說那個時候地球上的科技比現在還進步，能源是從太空當中取來的，沒有噪音、沒有染污，這個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叫大西國，亞特蘭提斯。大概也是貪婪、邪行達到了飽和點，整個大陸沉到海底，叫大西洋，原來是大西國，沉到海底去了。科學家考證真有這回事情，潛水艇從大西洋海底發現，確實有建築物的殘骸還在海底，還能找到一些遺跡，證明這個傳說是可以相信的。我們在西方的預言裡面說到，將來大西國又會浮

上來，可是浮上來的時候歐洲會沉下去，所以人也不喜歡它浮上來，浮上來歐洲也會沉下去。美洲也有一些問題，這個美洲至少是三分之一會沉到海底，我們外面那個地圖是美國人畫的，你們就能看到，將來的世界大概就像那個樣子。這些給我們嚴重的警告。

我們可以說是非常幸運，在這一生當中還能夠接觸到傳統文化，我們愛祖先，我們愛民族、愛鄉土、愛這個國家，這很稀有，更難得的是接觸到佛法，接觸到淨土宗。同時近代科學家以科學的方法證明了生命是永恆的，也就是沒有生死，所謂生死是物質現象的生滅，靈性不滅，永恆不滅。佛講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，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，佛是什麼？佛是我們的靈性，靈性是相同的，我們跟蚊蟲、螞蟻靈性是相同的，無二無別的。牠造作一些不善業，墮落成螞蟻、墮落成蚊蟲，最慘的墮落到蜉蝣，蜉蝣很多同學曉不曉得？水上跑的那些蟲，在水面上你看牠走來走去。這種是最不幸，牠的壽命最短，只有幾個小時，那就是牠的一生。佛經典裡面講，牠什麼業因變成這個小蟲？殺業太重，殺生太多，牠要償命。牠償命的時候，牠一天就可以償幾條命，那他殺的千萬眾生的命就變這小蟲來還命，一天就生死好幾次，就變成這種情形。所以業因果報絲毫不爽，但靈性不滅。

知道這些事實真相，我們思想言行就不會違背性德，順著性德這是正常的、是健康的。性德，在中國古聖先賢所說的，五倫、五常、四維、八德，這都是性德，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決定不敢違背，這就正常。正常是什麼？正常是你的靈性，你將來得的這個身相果報是向上升的，往上提升的。如果違反了，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義，幹這些事情，眼前固然得到一點利益，但是要曉得，那個利益是命裡有的，命裡沒有的用什麼樣的手段都得不到。用一些非法的手段得來的，知道命裡有的，你貪污貪得來的還是你命裡有

的，你命裡沒有的貪不到，強盜搶到的還是命裡有的，你說冤不冤枉？中國古人講的「君子樂得作君子，小人冤枉作小人」，真的冤枉，你再看到這個叫真可憐。世間人求財、求智慧、求健康長壽，行，沒有問題，有求必應。

我初學佛的時候，章嘉大師，那是大修行人，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神通，但他看我就看得很準，我那時候年輕二十六歲，跟他見面他就把我看透了，這個年輕人一點福報都沒有，還短命。大師很慈悲教我，命裡面沒有財庫，什麼命？叫化子的命、討飯的命，貧賤到極處，賤是沒有地位，貧是沒有財富。他教我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我也沒求。他教我學布施，這就是轉變命運，他就是教我這麼做，所以他也曉得我初學的時候對這個不太相信。教我修財布施，我說我生活非常艱難，勉強維持生活，哪有錢去布施？他老人家說，你一毛錢有沒有？一毛錢，行，可以。一塊錢？一塊錢還勉強。一個月賺五十塊錢，還勉強。他說，你就從一毛、一塊去布施。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但是我們好處就是聽話，從小學了一個好處，尊師重道，這是我一生能夠有今天就是尊師重道，老師的話沒有懷疑，老師的話我一定去做。

他告訴我，你一定要有布施的心，這個很重要。事隨緣，遇到了就做，盡心盡力，那叫圓滿功德。當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叫圓滿功德，反正聽了大概是一句好話，就真幹。他還給我時間，因為頭一天見面他給我講了六個字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，他送我到大門口，拍著我的肩膀告訴我，我今天跟你講六個字你好好去做六年，真的，六年感應出現了。好像有些事情要發生的時候有預兆，大概在半年的時候我就有預兆以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，都很準確。

所以財布施得財富，你不是想要錢嗎？要錢從哪裡來？布施，愈施愈多。絕不能用非法的手段，非法手段得來的時候折福。譬如

說你命裡頭有十個億，你用的是非法、用的是貪婪，起心動念是損人利己，結果你得來什麼？你得來五個億，你自己很滿足了，其實你命裡十個億已經虧掉一半了，折福，折掉一半了，這很多人不知道。我們看到這個世間大富大貴長者很多，但是統統都虧折了，都沒有達到他命裡頭應該有的，這什麼？他不懂事，迷惑顛倒，心行不正。也不能怪他，為什麼？在這個時代，傳統教育、倫理道德、佛陀教育都已經沒人講了，他怎麼會知道？所以他那種行為，看到社會大眾大家都這麼做法，自己認為這個做法沒錯的，可以原諒的。我們清楚明瞭，在旁邊看得明明白白，看他們在演戲，全是假的。

法布施長智慧，聰明智慧是從法布施來的，健康長壽是從無畏布施來的。無畏布施裡頭最重要的就是愛心，真誠的愛心，對於小動物、對於苦難的眾生，我們遇到了，他需要人幫助，趕緊去幫助他，全心全力去幫助他，這屬於無畏布施。那這三種果報大家都想要，那為什麼不修因？求佛、求菩薩、求神沒用。佛菩薩要真的能夠保佑賜給我們，那我們不必修了，什麼事不要幹了。他要不賜給我他就不慈悲，慈悲何在？不是的，佛菩薩也無可奈何。所以佛菩薩對我們的保佑、加持，是他把道理講清楚了、方法講清楚了，我們自己要做。真正行還是靠自己，特別是在佛法裡頭。佛法真的它不是宗教，它是教學，所以佛菩薩跟我們是什麼關係？師生關係，他是我們的老師，老師對我們幫助多少我們就清楚，他不能把錢給我們，這不可能的，他也不能把壽命給我們，這都做不到的。所以經典裡面講的道理懂得了，道理懂得了，方法你就相信了，尤其在實驗當中效果卓著。

在所有布施當中，你看佛在經上講，大千世界七寶布施比不上四句偈的法布施，為什麼？七寶布施解決你物質生活的困難，不能

把你境界向上提升，也就是說消不了你的業障。真正消業障、提境界那是智慧。於是我們就恍然大悟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不做國家領導人，去做一個職業教師？職業教師能提升自己的靈性，能幫助許許多多眾生破迷開悟、離苦得樂，國家領導人做不到，國家領導人沒法子做到，他能做到，這個功德無比的殊勝。真正了解這個道理，你說他還會去競選嗎？不可能。我們李老師當年在台中，我那個時候在台中的時候，台中蓮社的蓮友，我去的那個時候二十萬人，我離開的時候五十萬人，十年。李老師如果在台中，他想的我想做台中市長，只要他說這一句話他就會當選。我們這五十萬人一個人拉個二、三張票他就當選了，他不必到外面去宣傳，用不著。他幹不幹？不幹，還是在蓮社裡天天講經教學好，那個功德比做縣市長是殊勝太多了，這我們清清楚楚看到的。所以我們想到釋迦牟尼佛為什麼不去做國王，要去以苦行僧的身分來教化眾生，這叫大德，真正的大德，這真正是救世救民，在今天講救地球，這功德多大！他來生如果要想做王、做領導人，他到天上去，天王。天王他做不做？肯定不做，摩醯首羅天王他也不做。真正懂得之後，他會走這條路，教學，終身的教師，樂此不疲，釋迦牟尼佛多自在、多快樂。

方老師把佛法介紹給我，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實在講我就是他這一句話把我念頭改變了。學佛，真的要學釋迦牟尼佛，學得要像才行，你才能真正得利益，你學得不能不像。實在講像是什麼？終極的目標是回歸自性，這就對了。回歸自性就是佛法裡面講的圓滿證得究竟佛果，在《華嚴經》上妙覺位，回歸自性，離苦得樂達到了究竟，連無始無明的習氣一分都不帶。有人問我，那回歸自性還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。為什麼起作用？自性能生萬法，那就是它起作用，它怎麼會不起作用？自性裡面的性德，世尊告訴我

們有三大類，第一個是智慧，圓滿的智慧；第二個是德能，那德能無量無邊，第一個德無量壽，無量壽是第一德，如果沒有壽命，你所有這些德、福報全落空了，你沒壽命誰去享它？所以無量壽是第一德；第三個相好，相好偏重在物質現象，物質現象裡頭包括自己的身相，盡善盡美。釋迦牟尼佛在我們這個世間示現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這是人間所謂的貴相他統統具足，一樣不缺。可是在大乘教裡面讓我們看到，佛的報身，報身是靈性提升到極處，超越十法界了，報身。報身，身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。我們這一生能不能恢復？這是我們本有的，不是從外頭來的，這本有的，你想不想恢復？想，真想，真想你就放下，只要你放下起心動念分別執著，你就得到了。

不遇到淨土，難，這個境界我們想一想這一生不可能。我們這一生能到欲界天就算不錯了，欲界六層天，絕大多數的人是下面兩層，就是四王天跟忉利天。為什麼？往上去不是完全憑福報，修福、修善、積功累德只能到這兩層，往上面去要加上定功。這個定功叫未到定，就是你修禪定沒有達到它的標準，初禪，沒有達到初禪標準。初禪是六十分及格，你不到六十分，只有二、三十分，三、四十分，叫未到定。那就是欲界上面四層天，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這是未到定。這初禪得到，那就離開欲界，就到色界去了，色界四禪十八層天，這十八層與福報有關係，有定、有慧、有福報，逐漸向上提升。所以人間是輪迴裡面的一個樞紐，只有在人間修福、造孽，人間幹這兩樁事情。

所以我看得很清楚，我常常在說，三善道是消你福報的，你修得很多福報，你要把它消掉，自性裡頭沒有這個東西，禍福都沒有，善惡也沒有；你造的孽，你到三惡道去消罪業，都是消的。所以佛不造這些東西，佛叫造淨業，什麼是淨業？斷惡修善，不著斷惡



的相，不著修善的相，永遠保持自己的清淨平等覺，這叫淨業。你一有執著它就有果報。了解這個道理，我們布施恩德，做些好事，心裡頭痕跡都不著，三輪體空。否則的話你來生要受果報，你到天上享福，在人間的時候你大富大貴，這一享富貴又造業，這就是不斷在循環，沒完沒了的事情，很麻煩。造作這些罪業，你心裡頭沒有放下，冤冤相報，生生世世沒完沒了。所以明白之後，別人毀謗我們、侮辱我們、陷害我們，我們聽了之後感恩，痕跡都不著，我們不再幹這個事情了，這糊塗事情。他對我不起，我還去報復他，報仇雪恨，錯了，那就真錯了。乾乾淨淨一塵不染，為什麼？想到經上說的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好事是虛妄，壞事也是虛妄，拉平了、扯平了，平等的。清淨平等是自性、是性德，這裡頭才有自在、才有智慧，才真正的離苦得樂。所以離苦得樂的樂不是我們世間人觀念的這種樂，那不是的，那是苦，那不是樂。真正樂是永遠脫苦，這才叫真正的樂，這些不能不知道。

縱然是他對我有成見，對我有誤會，我們還是以愛心對他，還是要關懷對他。人不可能沒有過失，古人講得好，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」，過能不能改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，問題是我要改過，我要學像佛菩薩一樣的心態待人。他對不起我是他迷惑，他覺悟了就不會，慢慢等，他總有覺悟的一天，不要去責怪他，幫助他覺悟，誘導他改邪歸正，誘導他轉迷為悟，這才是真正像個佛弟子，真正像個有一點覺悟的人。常常還念著別人惡，別人沒惡，是自己惡；自己沒有惡，你怎麼會看到別人惡？這個道理要懂。釋迦牟尼佛無比的慈悲為我們做出種種的示現，不但言教，他老人家身教。我們從他一生的行誼去看，他真的沒過失，全放下了。

琉璃王滅釋迦族，這是無比慘痛的一樁事情，釋迦佛你看他怎麼處理、如何應對？他知道這是過去生中造的孽，對方不饒過他。

目犍連慈悲救了五百個人，釋迦族的，他用神通把這五百人放在他鉢裡頭，把這鉢放在天上，琉璃王滅這個族的時候這五百人逃出去了，釋迦佛跟目犍連說，你到天上看看那個鉢裡頭。結果一看鉢，五百人化成血水了。目犍連問佛這怎麼回事情？業力，逃不掉，業力。什麼業？佛說出來了，在過去世中，釋迦族是一群捕魚的漁民，打魚的，住在海邊上的，琉璃王這一族就是那些魚，是一個大池塘，魚裡頭牠也有王，這些捕魚的人用的手段很殘酷，把水統統放掉，魚全部撈盡殺掉、吃掉了。魚這一族牠就發誓願要報仇，牠死了以後，你看也到人間來了，釋迦族就是前世滅他們這個族的，這個族群他回報也滅釋迦族。所以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交代族人，逃亡不要抵抗，有部分釋迦牟尼佛這一族逃到後藏，西藏，逃到後藏以後就沒有再回去了，就在後藏落戶。這個事情是章嘉大師告訴我的，沒有再回去了。所以佛法真的全部都到中國來了，連釋迦族的遺族都在中國後藏定居下來。

所以人怎麼能害人？你害人，他覺悟，沒事情，他不再找你麻煩、不再報復了；如果沒有覺悟，恨之入骨，生生世世在等著來報復你，你麻煩不麻煩？蚊蟲螞蟻都是生命，你殺牠牠懷不懷恨？懷恨，你想想多可怕，你怎麼能殺人？我們被人殺沒罪過，殺人有罪過，被人殺有怨恨你將來會報復，所以被人殺不要有怨恨，算了，隨他去吧！算了！那你就會上升，你會提升，為什麼？這是屬於德行。沒有怨恨、沒有報復，還要感恩，為什麼？他把我送上去了，他把我提升了，這都是真的。所以善與惡就在那一念之間，你一念覺悟了，造作罪業的人都是善人；一念迷惑了，對你好的人都是冤家債主。這些道理要把它參透，搞清楚、搞明白。

昨天我們講到須陀洹破五種見惑，見惑裡面身見、邊見，邊見就是對立，決定不與人對立，他跟我對立我不跟他對立，他毀謗我

，我讚歎他，為什麼？他總有好處，一個人一生當中幹壞事找不到一樁好事的人找不到，沒有這種人，他做的好事讚歎，他做的不善的事情不提，不要放在心上，這就對了。時間久了，過幾年也許他覺悟了；遲鈍一點的，十幾年二十年他覺悟了；再遲鈍的可能到臨終的時候忽然想起來了，我這一生你看我都是毀謗別人，人家都讚歎我，那個人還是個好人。到臨終才覺悟，有，人都有良心。人性本善，我們記住，那是真的永恆不變。人的不善那是靠不住的，它剎那剎那在轉變，只有善是永恆不變的，因為它是真心，不善？不善是阿賴耶。現在我們對這個事情很清楚，阿賴耶是不確定的，念念都在產生變化，所以這是妄心，這不是真心。

佛菩薩心目當中，看一切眾生有沒有過失？沒有過失，跟我們看法不一樣，為什麼沒有過失？根本就沒有造作，剎那生滅當中哪有東西存在？所以我們善也好、惡也好，其實都是一種錯誤觀念造成的，這個真如本性裡頭沒有這些拉雜東西，乾乾淨淨。從自性上看一點都沒錯，佛說得對，一切眾生個個都是佛，智慧平等、德能平等、相好平等，沒有一絲毫差別，這大乘教上苦口婆心講得太清楚、太明白了。所以這麼好的東西，你看現在社會很多人不願意接觸，這個我們不能怪他，不願意接觸因素很多，有歷史的因素。

我自己感覺得很幸運，我要沒有遇到方東美先生，一生不會接觸宗教，都持著一種嚴重的誤會認為宗教是迷信。所以這一生能夠活得這麼自在、這麼幸福，老師的恩德，這樣的老師不容易遇到。遇到，那印光老法師說的話，誠敬，「一分誠敬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十分利益」。方老師的學生很多，真正得受用的人沒幾個。早年在香港，唐君毅是方老師的學生，新亞書院的院長，好像我一九七七年來的時候他還在。由此可知恭敬心比什麼都重要。我們這個沾光是父母教的，從小就教導我們尊師重道，這一生得的利益，親近

三個老師都沒有特殊的緣分，素昧生平，老師見到之後他能夠愛護，特別的關懷教誨，這個恩德超過父母。報父母之恩、報老師之恩沒有別的，那就是提升自己的靈性，依教奉行，我成就了我在幫助一切有緣眾生，全心全力照顧有緣眾生、幫助有緣眾生，這是報恩。

我有一個好處是你們同學很少有的，我沒有嫉妒心，這是我的長處，我看到別人比我好我歡喜，為什麼？他比我好，他造福，我享福；他不如我的時候，我辛苦造福，他享福。你們看看我那時候在二十幾歲寫這篇文章「哲理蠡測」你就看到，所以我很希望別人都比我好，我享福。這是跟別人不相同的地方，我喜歡別人帶頭，我走在他後頭，我跟著他。從來沒有做帶頭領導人這個念頭，沒有，我不幹這個事情。這個接觸佛法就很容易了，我真聽話，老師教的我一定很認真做，所以我們永遠生活在寧靜的環境。鬧市這些染污我盡量避免，你看這一生當中至少五十年沒看電視了，新聞、廣播都不聽了，報紙、雜誌全部拒絕了。還有一些書籍，所以人家送給我的書，我的習慣先看版權頁，後頭有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，這書我就不看了。人家問我為什麼？我說他心量太小了，自私自利他能寫出什麼好東西，耽誤我的時間。你看中國古大德寫的文章，印出來的，「歡迎翻印，功德無量」，這個心量多大，所以心量要拓開。大心量，量大福大，反過來量小，福報就沒有了、就小了，所以量要大。

湯恩比讚歎中國人，中國人的心量大，能夠包容異族文化。他說的這個就是指佛教，佛教是印度的，到中國來中國人接受，他能包容，能包容異族文化，他不排斥，佛教的文化豐富了中國本土文化，這真的。你看儒家講的，明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，那照儒家講的意思不廣，如果佛法來一解釋就明心見性了，那就提得跟佛一

樣高。所以你們看《四書》，你看蕩益大師的註解，那就是佛法，就是華嚴境界。這就是異族文化豐富了中國本土文化，這在現在這個時代要提倡。現在還有一些比較執著的人，執著自己的文化最優秀，自己的宗教最偉大，不能跟別的宗教相提並論，我們的神要在當中，別的神都要在下面。佛法講平等的，沒有高下。佛法講主伴圓融，那個主不是單一的、不是獨一的，是輪流做主，好像開會一樣，你做主席，你站當中，別人站旁邊，今天耶穌做主，明天釋迦牟尼佛做主，他那個主席是天天換的。在哪個場合主人是誰，有賓主之分，但是賓是主，主也是賓，他是平等的。

所以宗教，我們這些年來還真的是一帆風順，我們提出一個觀念，承認宇宙之間有一個真神，真神是造物主。在佛法裡頭沒有這個名詞，沒有真神、沒有造物主這個名詞，佛法裡叫阿賴耶，阿賴耶就是造物主，名字不相同。阿賴耶稱之為性識，從性變現出的識，識才變現出宇宙萬物，這個我們在賢首國師的《妄盡還源觀》裡面，他講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宇宙怎麼來的。佛經裡面稱它作神識，也就是他們說的上帝、真主、真神，都說這一樁事情。現在他們講的逐漸逐漸的趨向於最高的哲學概念，他們講真神，他不是人格，他沒有形相，這跟佛法講的就愈來愈接近，他不是一個形體，他無處不在、無時不在，沒有形相。這個說法很好，逐漸我們互相學習，慢慢的都能接受，都沒有反對的意見，這是宗教團結的一個根。

我們六和敬裡頭「見和同解」這是根，我們有一致的看法，佛家講的這個一致的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。一致的看法是什麼？我們把自己的看法放下就一致了，他不是說我要把我的看法放下要跟你的，你要放下你的成見你要接受我的，不是，我們大家都把成見放下，那是什麼？都回歸自性，回歸自性才是真正的圓滿。我們放下

什麼？放下妄念，放下妄想分別執著，自性是圓滿的、自性是統一的，決定沒有差別，所以這個大家服了，不是我聽你的、你聽我的，不是的。今天我們想救自己、救家庭、救這個民族、救這個國家，來拯救地球，用什麼？只有教育，除了教育之外，沒有一樣東西可以能做到。教育是什麼？教育是教人回歸自性，問題都解決了。今天的社會出了問題，出了問題是教育出了問題，教育只講功利不講道德，那問題就出來了，這個功利的競爭幾何級數向上提升，走到最後是地球的毀滅，現在就是差不多快要走到盡頭了。

有很多信息傳過來告訴我，像2012這種災難什麼時候開始？2012不是結束是開始，現在還沒開始，現在是預兆，最嚴重的但時間不會很長，二〇一二年、二〇一三年、二〇一四年、二〇一五年，這最嚴重的，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會現前，這些災難現在看到了。最嚴重的是什麼？一個是糧食危機，一個是水資源的危機，沒有乾淨的飲水，這是要命的事情，別的還無所謂，你沒有水喝、你沒有東西吃怎麼辦？這是麻煩事情。我們看科學的報告，科學統計今年農作物的產量，因為氣候變化、災難很多，減少了百分之三十，那就多少人要餓死。怕的是第三次核武戰爭是什麼戰爭？爭奪水資源，乾淨的水，搶糧食，這個事情可麻煩了。那要化解這個災難只有把因果教育講清楚、講明白，資源少我們大家來分攤，不要搶奪，搶奪不能解決問題。你搶奪別人的，你把別人殺掉了，他身死了他靈魂沒有死，他過幾天又來了，他來了又要找你麻煩，來向你討命、來向你討債，你怎麼辦？所以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。解決問題的方法，我們要覺悟，我們很少的資源來平分，中國人講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」，真正明理的人他知道。我們要有個愛心，愛一切人，愛自己也愛別人，真正愛自己的人愛別人是完全可以能做到捨己為人，我可以分少一點我多幫助別人。那你有這個德行，身總要死的，沒有

不死的人，死了以後上天更好，脫離這個災難了，好事不是壞事。如果是搶奪爭取別人的，你死了以後墮三惡道，麻煩透了。

好像是在兩個月前，有個同學送一本書給我看，叫《凱撒軍團東征中國之謎》，這本書我看了之後，凱撒大帝派十萬大軍要東征中國、佔領中國，統帥是他第三個兒子，三王子帶這個大軍。諸位要曉得，走路，騎兵三之二、步兵三分之一，從羅馬走到中國走了一年多，一年三個月走到新疆這邊，大概人就死了三分之一，一路上這苦難就損失三分之一。他又沒有援軍，人數只有死沒有增加，所以到中國人數不多。他們是強國，欺負中國人，以為中國人好欺負，結果在新疆第一次接觸跟中國人打了一仗，這一仗打下來，一次戰爭就死了九千人。差不多，他帶了一共十個軍團，這大軍十個軍團，一個軍團就沒有了。所以到河西走廊的時候，他們的信心完全喪失，征服不了中國，最後全軍覆沒。最後剩下兩百多人自殺了，中國人招安要他投降，他們自殺了，很有義氣。你看二千一百多年，這十萬大軍的鬼魂，我們講靈魂，陰魂不散，到現在還相當活躍在活動，到我這來了。那邊的牌位那是他自己寫的，他附體寫的，古羅馬的文字，來求超度，現在皈依了、也信佛了。

他們在最苦難的時候遇到一位菩薩，菩薩告訴他們，「中國不是你們的地方，你來幹什麼？」這一句話的意思很深，我聽了是很深，你看你沒有這個福報，這個地方不是你的，你到這來你就死。你打仗奪來的還是你命裡有的，你命裡沒有的，不是你的地方。所以回過頭來想想，日本人欺負中國，中國不是日本人的地方，打了八年日本人投降，不是你的地方，你命裡頭沒有，真的是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。你的地位多高、你的財富多少，全是命裡注定的，你用什麼方法也沒有辦法在你命裡注定加一點點，你沒辦法。能加一點那是什麼？袁了凡先生講的修德，你修德你才能增長，你要

用非法的手段、貪婪的這種心，只有打折扣、只有虧損，不會往上提升，這個道理要懂。我說我看這本書花了差不多兩個星期的時間，最有受用的就這一句話，說明「命裡有時終須有，命裡無時莫強求」，強求不到，特別是非法的手段，那是造大罪業。受害的人愈多，你的罪就愈重，不值得。

三寶出家弟子一定要持戒律，絕不能欺騙信徒，欺騙信徒沒有不墮阿鼻地獄的。你在這個世間欺騙信徒，得到信徒的供養，你在那裡享福，你能享幾年？你能活多少歲？你死了以後怎麼辦？天天念佛求往生，你真能往生嗎？往生的條件，信願行是講方法，那不是真正條件，真正條件是什麼？心淨則佛土淨，你心清不清淨？你有自私自利，不清淨；你有是非人我，不清淨；你有名聞利養，不清淨；你還有貪戀五欲六塵享受，不清淨；有貪瞋痴慢，不清淨，你想想這些。所以我非常感恩章嘉大師頭一天就教我放下，太有道理了，放下幫助你看破，看破幫助你放下。佛真慈悲，佛門了不起，有求必應，求財得財，求富貴得富貴，求兒女得兒女，沒有一樣求不到的，你求成佛都得到了，其他的那叫雞毛蒜皮，哪有求不到的？它有方法、有道理，如理如法的求沒有求不到的，那你得來是真的，是正確的。非法非理求到的都是罪業，這個罪業的果報非常悽慘，不能不知道。

今天最大的功德是什麼？你能夠幫助正法久住，因為正法能救全世界、能救人心，正法就是中國傳統文化，這正法。怎麼幫助他？自己做到，天天教別人。現在教人利用網際網路，你在一個地方講，全世界有緣的人他收看，收看就是有緣，都得利益。不一定在一個講堂，有個小地方就行了，就能成就無量功德。有大福德的人培養底下的人才，那個功德是無量無邊。

這個事情我這一生當中看到很多人有這個緣分錯過了，星雲法



師我們是好朋友，四十年前他建佛光山，辦一個東方佛教學院，學生有一百三十多個人，請我去做教務主任。我在山上住了十個月，我跟他建議把一百三十個學生分班，三個人一班，就三個人一個小組，專研究一部經，期限十年，中國古人講「十載寒窗，一舉成名」。三個人搞一部經，三個人當中有一個成就就成功了。一百三十個人差不多有四十部經，能分成四十個小組，將來十年之後就有四十部經，這四十部經頂尖的。學《彌陀經》學十年，他十年之後就是活阿彌陀佛，學《普門品》就是觀音菩薩，學《地藏經》就是地藏菩薩，專攻一部，我說十年之後佛光山佛光普照世界。他說，好是好，這不像學校。我說，不像學校能出人才，學校出不了人才。他還是堅持他的，這是一次機會失掉了。如果他接受我的意見，我就不會離開佛光山，我就會幫他一輩子，這還得了！你看這麼好的一個機會，他有福報，我知道我看得很清楚，他不接受，這個機會失掉了。

第二次的機會就是韓館長，我們也準備，我跟她講了很多，她也同意，準備在景美開班教學，沒想到她壽命到了走了，她的兒子不能繼承她的遺志，這個機會錯過了。如果兒子能夠繼承他母親的遺志，那這一家人的功德不可思議。這第二次，我們看到這個機緣，難！真難！第三次在新加坡李木源居士，我們合作了三年半，也是有計劃進入長期教學，因為三個月的辦班，培訓班，那是做實驗，這個實驗成功了。成功之後，我們就想在短期班裡面挑選好的學生，我們不要報名，挑選好的學生深造，我們再做五年、七年這樣長期的能夠把人才培養出來。沒有想到當中起了變化，不知道是什麼人造謠生事在那裡挑撥是非，李木源居士的觀念轉變了，那我們就得走路。這個情形，真的，我一到新加坡，我們這些悟字輩的同修我就告訴他們，好像到新加坡第二天我就跟大家講，二十多個人

。我說我們到新加坡兩位護法，這兩位護法有一個出事情我們就要準備走路，哪兩個？外護李光耀先生，內護李木源先生，這兩個人一個人出事我們就準備走路。結果沒有想到是李木源居士出了問題了，我們得趕快走。

走到澳洲也還不錯，澳洲政府對我們很照顧，我們在澳洲可不可以做？可以做。但是還有個什麼？親情放不下，親情是什麼？祖國。祖國有難我們不能不問，我們學佛的人知道，佛法要在祖國建立的話，祖國什麼問題都解決了。但它不相信，我們就在香港，靠近邊緣上，我們把功德迴向祖國。這是什麼？這是一點祖宗的親情，是這麼一個原因。但是我們總希望，現在香港好像機緣慢慢的成熟了。如果能在香港，我們能夠有足夠，也不要太大，我們能夠大家在一起修學的不要多，二十個人，能有這麼一個小的場所。我們這裡還有三層樓，在旁邊附近找個能二十個人居住的宿舍環境，有個小教室，我們在那裡修學能成就。但是時間一定要十年，基本的東西就是四個根非落實不可，這四個根要天天講，每天至少一個小時，永遠不能中斷。《弟子規》要落實、《十善業道》要落實，講什麼東西？天天學習什麼？《太上感應篇》跟《沙彌律儀》。這兩樣東西如果天天講，你能夠聽上一年、二年，你心裡不敢動邪念，為什麼？你會想到果報太可怕了，你敢嗎？不天天講不行，你聽一遍、二遍沒用處，那就阿賴耶識裡頭種個善根而已，哪一輩子起作用不知道。所以我看東西的時候，你們依近我的同學都知道，我通常看一樣東西至少十遍，這我基礎，一般的時候能有時間一定看三十遍，你才會有一點印象。

我這一生跑了這麼多地方，沒有學壞，什麼原因？我很清楚，天天沒有離開經本，就這麼一樁事情。天天沒有離開講席，講席是什麼？勸別人，假的，勸自己是真的。別人能得多少受用，那是他

的事情，我不知道，自己真得受用。真的，把什麼境界在眼前全擺平。尤其因果看透了，因果看到什麼？看到事實真相，也看到社會的病端、病態，地球的病態根源在哪裡，你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能不能拯救？能，而且拯救很快，在佛法的理論講一念之間，一念迷，災難來了；一念覺，福報現前了，轉迷為悟就在一念。那一念為什麼轉不過來？我們的煩惱習氣太重了。所以自己知道，薰習時間久了，有個幾年時間薰習不是不知道，毛病還照犯，為什麼？那就是習氣太重了。重不怕，只要長時薰修，十年不行，二十年，二十年不行，三十年，三十年不行，四十年，差不多都轉過來了。我自己走過這條路我有這個經驗，所以長時薰修比什麼都重要，清淨心現前，基礎就真正建立了；再向上提升，平等心現前，功夫得力了。

那今天我們清淨心都沒有，你怎麼樣修學功夫都不得力，不得力你就免不了造罪業。造罪業有時候是有心的，有時候是無意的，不管你是有心、是無意，果報都得要承當。不能說無心的就沒有果報，無心的有果報。果報輕重，不是對自己，是你對眾生的傷害有多大。眾生傷害裡頭最嚴重的是給他負面的影響，你要不要承擔這個責任？現在一般都是不良的風氣，我常常跟一些比較親近的同修道友們說，還有一些訪問我的人，今天的世界誰掌管世界？二狼神，二狼神是什麼？一個是財狼，一個是色狼，二狼神統一了這個世界，你有沒有辦法跳過他的手掌？你要跳不過這個手掌，那將來三途有分，非常可怕。它普遍，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文化特徵，二狼神。這是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覺。

在今天，最大的好事就是培養底下一代的人才，真正嚴格的持戒，持戒是德行，第一重要，有德行而後有學問。學問要智慧不要搞知識，為什麼？知識你心定不下來，知識不能夠圓滿解決問題，

解決問題全都有後遺症。所以你要曉得，二〇〇七年英國劍橋的這位漢學家，老教授，麥大維教授，到香港來跟我談了六個小時，希望我到劍橋辦個書院。好事情！劍橋大學在全世界排名第三，很瞧得起我。我說我不能去。問我為什麼？我說，你們學校的制度框架加給我，我就不能教學生。這學校我都去看過，我了解他們。他說，那你用什麼方法教？我說，我沒有方法，我們老祖宗有方法。他就很驚訝，老祖宗有方法，什麼方法？《三字經》念過了，他會背，《四書》他會背，很了不起，這是外國人英國人，說的一口標準的北京話，我們自嘆不如，那他是真用功。

我說《三字經》前面的八句話，是我們老祖宗千萬年來教育後代最高的指導原則，你看他都會背，念得那麼熟，他也會講，這個他就沒有發現到。我這一提醒的時候他一驚，我說辦教育第一個理念，肯定「人性本善」，你要有這個肯定。像佛，佛教化眾生第一個肯定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，這個他的方向目標就確定了。教育是什麼？把一切眾生回歸到本來佛，教育成功了。中國古聖先賢教育沒有別的，把人統統回歸到本性，不就解決了嗎？人為什麼會變壞？變壞是習性，你看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習性就是你的生活習慣。中國古人講「近朱則赤，近墨則黑」，你會被環境感染，環境好，你接近都是聖賢，你自然變成聖賢；那你接近二狼神，那有什麼辦法？一點辦法都沒有，你一定跟他同類了，就這麼個道理。習性不善，不善跟善的距離愈拉愈遠，所以才要教育。所以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，這就是一定要辦教育，中國人辦教育念頭從這生起來的。怎麼教？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中國千萬年前老祖宗的經驗，我們要變一套，一變就壞了，問題就出來了，世世代代都遵守這個方法。

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十年，李老師完全用中國傳統方法，他雖然

開了一個經學班教學生講經，但是完全用私塾的方法。他一次教兩個人，兩個人學一部經，他教兩個人什麼？兩個人上台去講經，一個是講普通話，一個講閩南話，好像在翻譯，其實講稿是一樣的，一個人講一段，是一樣的，用這個方法，所以兩個人一組。這兩個人坐在他對面，對面一張桌子他教你，其他同學旁聽，二十多個人旁聽。他這一部經學完了，再輪流到下兩個人，他坐前面，他們就在旁聽，用這個方法，私塾教學法。我到他那個班上是最後去的，所以我的名字排在最後，要輪到我的話，得要兩年才能輪到。二十多個人，一個同學學一部經至少是一個月，最長是兩個月，所以輪到我這末後一個人恐怕要兩年之後。我在台中住了一年三個月就離開了，所以沒有輪到我，我是在那裡旁聽的。

可是我旁聽全聽會了，我比那些同學都厲害，我都聽會了。我年輕有兩個特長，第一個記憶力好，第二個理解力很好，所以老師在那邊教他，我在旁邊，他們沒有學會，我都學會了。所以我到那個班上大概不到兩個月，我就變成老師的助教了。老師教人非常嚴格，他給你講，你專心，全心聚精會神去聽他講。因為講經是複講，你不能夠用你的意思來講，完全是把他的話重複，這就像阿難結集經藏一樣，所以佛教裡頭培養法師是這樣培養出來的。絕對尊師重道，你有意見，有很好的，不可以講，訓練什麼？訓練你的忍辱波羅蜜，你不能不忍。所以它這個裡頭作用很多，訓練你忍辱、訓練你持戒、訓練守法。你說沒有聽到的，聽得不清楚、記不得，就得問老師，老師先罵你一頓、打你一頓，不告訴你。他說，我要是告訴你了，你還有個僥倖的心理，頂多挨個罵、挨個打，老師還會不會講？不講。你就一點辦法都沒有，逼著你非聚精會神去聽不可，用這種方法。可是我在那裡大概我聽一遍，我有把握能夠記住百分之九十五，所以老師講一個小時，我也差不多可以上台複講講一

個小時，完全他的，沒有加一句話，我有這個能力。所以那些同學都找我了，沒有聽懂的地方都來問我，我給他們幫助很多。

所以我離開台中之後，出家的緣成熟了。我一出家，白聖法師就把我找去，他辦了一個三藏學院，我就在三藏學院教書，一出家就教學，外面請講經我也去。這就是章嘉大師教導我的學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一生講經教學，除這個之外什麼事情都沒幹。而且是什麼？終身教師，沒有當校長。他沒有把學校組織起來，沒有，學生雖然多，依舊是私塾，這值得我們思考，他為什麼這麼做法？他為什麼不訂像中國叢林制度？學生那麼多，我們估計不會少過三千人，常隨眾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臨時來的不會少過常隨眾，他為什麼不組織？這個裡頭有道理，我們要好好去參。一個理由可能是沒有任何組織大家心平等，對於修清淨平等心會有幫助，有這麼一個作用。另外一個作用是專心學習，他不分心，各人生活各人自理，也沒有義工服務，都是各人自理。釋迦牟尼佛自己的事情也是自理，他帶頭。到年老的時候阿難給他做侍者。阿難是他堂弟，他們堂兄弟八個，阿難最小。佛成道那一天好像阿難出生，釋迦牟尼佛大阿難三十歲，他三十歲成道，所以那是個小弟。阿難好像二十歲出家，釋迦牟尼佛五十歲，帶著這個小堂弟。這個小堂弟很聰明，記憶力好，一遍聽了之後永久不忘，這也是再來人，來傳法的，就是將來結集經藏的，結集經藏完全用複講。所以複講這個制度從阿難開始，一直到民國初年都是這樣子。

太虛大師創辦佛學院採取西方的方法，像學校這樣有課程，但是其他的法師不是的，統統老辦法。演培跟我也是好朋友，早年，他是十幾歲出家，小沙彌，沙彌出家，跟諦閑法師，諦閑法師教他的是老辦法。以後聽說太虛法師在廈門辦了個閩南佛學院，他是偷偷的離開觀宗寺，離開諦閑法師的道場，開小差跑掉的，跑到廈門

去進太虛法師的佛學院。很可惜！他如果說是能夠聽諦閑老法師的話，他是一代祖師。所以傳統的東西真好，這一變革問題都出來了。中國人講薑是老的辣，老的東西真好，禁得起考驗。所以李老師在台中還是用傳統方法，新的辦的這些佛學院都沒有成功、都失敗，這是給我們的教訓，我們要認真思考，中國老東西有它的價值在。維持傳統，社會絕對不會動亂，地球不會有那麼多災難，傳統重要。

修福，最大的福報在佛門，佛門真叫無上的福田，但是佛門修福是智慧，今天佛門能不能修到福？修不到了，為什麼？田壞掉了。就像現在土地全用化肥、用農藥把土地都種毒了，生長的東西都變質了，這個事情嚴重。土地是活的，那個泥土、沙石都會看、都會聽、都懂得我們的意思，我們的念頭善，它回應的是善；我們念頭不善，它回應的是不善。你用這些化學品去毒它，稻米是可以讓你長，長得又好看又大又肥，沒有營養，裡面還帶病毒，讓你吃了之後，病從口入，它報復你！不可以虐待它，為什麼不用正常的方法？我以前看過湯恩比跟日本池田大作的談話，他們出了一本書我看到的，湯恩比在談話裡面談到，提倡也是勸勉農民應該恢復過去人工的種植，他不贊成這種機械化跟這個化學東西來種植，他不贊成這個。他說一定恢復到從前農耕，那才是真正健康的，這很有道理。

我們現在在澳洲，現在買了不少土地，大概有多少？不少，一個英畝是六個中國畝，六八四千八，差不多是中國的五千畝，我們準備幹什麼？準備種植，我們想種稻米、種糧食，我們來做示範，不用農藥、不用化肥，我們這個農田裡面用念佛機，讓所有這些稻米蔬菜都聽「阿彌陀佛」，好。我們的菜園搞成功了，我們有十幾種蔬菜的品種，有三十多種水果的品種，年年豐收。所以附近這些

農民看到我們都很羨慕，都來問我們怎麼種的？我們就告訴他，我們用阿彌陀佛佛號種的。澳洲土地便宜，很容易得到，所以這個事情好事情。我們相信人傑地靈，我們不敢講傑，我們講人好，地就靈了。咱們做個好人，不要做壞人，做個好人，地就靈了。地靈，土地幫助我們，它也來做示範，它也來行菩薩道，常常勸它，跟它溝通、跟它講開示，要勸大地行菩薩道。為什麼？做一個示範區，能夠讓很多人來參觀、來學習，我們拒絕化肥、拒絕農藥，機械化大概還是不能避免，因為澳洲土地太大，這個人工太少，機械化是可以用的。但是我看那個機器太大了，真嚇人，那個機器，差不多有我們這樓高，機器真大，一個人操作就可以種幾百畝的地。我們現在的市長他就是搞農耕的，他有很大的農場，照片拿來給我們看，機械化耕種，他對農耕非常有研究。

我們時間也不多了，也快結束了，同學們，我們真的要發大心、發大願，來到這個世間，稀有的因緣碰到這一次的劫難，我們要做一個好樣子，不能做壞榜樣。做好樣子必須具備兩個條件，就是佛離開我們的時候說的兩句話，「以戒為師，以苦為師」，能夠做到這兩句話，正法就能夠久住世間，不能怕苦，不能不做好榜樣，好榜樣就是持戒。出家人一定要把《沙彌律儀》百分之百的做到。弘贊法師的註解註得好，他有成套的戒律全書，不但有《沙彌律儀》，有比丘戒、有菩薩戒，它有一套，這一套在台灣很容易得到。這是早年我從香港帶回台灣一套木刻版本的，這一套書三十多冊，現在好像精裝大概只有五、六冊的樣子，很好。這個東西天天要讀，每一天至少要抽出一個小時天天閱讀，反覆的去學習它，盡形壽不中斷，活一天我每一天至少念一個小時。

念的時候對照自己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我們能不能把如來的正法恢復就在這一句。這個我們做到了，我們對得起佛陀，別人怎



麼做的咱們不管他，各人行各人的道，我們也不毀謗別人，也不批評別人，這是最大的忌諱，可以和平共存。所以今天我常常講，今天的佛教在這個社會有六種型態可以和睦相處，各人走各人的路，他們對我們怎麼樣的態度不理，我們對它友善，慢慢的改善關係。不批評別人、不毀謗別人，自己做出好樣子，謙虛，不可以有傲慢，一有傲慢就完了。夫子說的話要記住，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」，你只要一有點傲慢就完了，你修偏差了、修錯了，你德行全毀掉了。愈學愈謙虛，古人講得好，「學問深時意氣平」，哪有真有學問的人心浮氣躁？沒這種人，一定是很溫和，柔和質直，謙虛卑下。孔子見童子他都那麼謙虛，釋迦牟尼佛見到乞丐都那麼尊重、都尊敬，這個要學，給我們做出樣子出來。所以不可以有傲慢心，不可以有嫉妒心，不可以做障礙任何人的事情，都不做，要好好修自己。好，今天我們的談話就到此地，謝謝大家。